

## 「按手」的服事 【馬可 16: 17】

Charles Carrin

在我 66 年的服事中，讓我感到最蒙福的，是遇到一些神的大僕人。下面的信來自其中一位，名叫謝恩·奧康納。他是一家國際性企業的總經理，也是田納西州孟菲斯基督教會的一位長老。他在信中述說，「按手」服事如何出人意料地、永久性地改變了他的生命。基督教會不屬於靈恩派，而是那些相信「終止說」的教會的總稱，就是相信聖靈的工作已經停止的那些教會。聖經中那些有關聖靈恩賜的話語，被系統地取消了，認為不再適用。因著這樣的觀念，那天晚上我們相遇的時候，謝恩對聖靈降到他身上完全沒有準備。20 年過去了，他仍然會為那個奇妙的相遇而顫抖。他在信中寫道：

「查理斯，我們第一次相遇是在 1994 年，在孟菲斯市中心的度假旅館的醫療中心。你到城裡來帶領 3 天關於聖靈的特會。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的特會。星期三晚上我聽你的講道，把你的講道從我頭腦中的“基督教/神學/聖經上的那本書/那一章/那一節”都過濾了一遍。我沒有從你的教導中找到任何可以「懷疑」的地方。剛好相反，你的教導非常提升我的信心。當你結束的時候，你指著我太太和我說：「坐在那兒的那對夫婦...」我想你是要為我們禱告，這對我沒有問題，於是我們向你走過去。

在大概 200 人的會眾面前，你先為我的太太溫和地禱告，然後輪到我。我不記得你曾碰到我，但是我記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我直直地在度假旅館舞池的地板上躺著，看著天花板上閃爍的螢光燈。我當時在想，‘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怎麼會在地板上躺著?!’ ‘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意思是我對神的實際彰顯—自從最後一位使徒去世以後這些事情就停止了一根據我的終止派神學。）

「然後，幾分鐘之後我站起來，決定隔天晚上我會再回來，要就這件事來問你，要為難你一下。第二天晚上我到的時候，你看到我在過道上，就說：「弟兄，你願意今晚來說明服事嗎？」然後你就消失在旁邊的房間。我問主持會議的同工你是什麼意思，他說你想要我幫忙，當有人因著聖靈降下來而倒下時，能夠扶他們一下。」

「不用說，當我說明扶那些因著你的資訊而倒下的人—有幾十個位，別提有多多驚扭了！那晚上我沒能問你我的問題。因此我第三天晚上我又回來了。而且帶了一堆的問題，決心要把你堵住，弄個明白。然後，晚上大概 10 左右，我想事情差不多要結束了，我見你正穿過舞池，向另一邊走去。你見我向你走來，就抬起你的手，臉上綻開一個大大的笑臉，離我大概有 20 英尺（6 米）。然後我能記得的事，就是我又撲倒在那個度假旅館的舞池地毯上。幾乎在我還沒有撲倒在地毯上，從我的裡面發出洪濤一樣的哈哈大笑。我躺在那裡不停歇地大笑了 45 分鐘、淌了一灘口水（從我大笑的嘴裡淌出來的），地毯的絨毛粘在我的牙齒上，我經歷被那個「說不出來的、滿有榮光的大喜樂」所充滿。『彼得 1: 8』我親身體驗了詩篇 126: 2「我們滿口喜笑...」。那天晚上為我與神同行的天路歷程，打開了一個榮耀的新篇章。蒙在眼睛上的帕子被揭去了。我開始學習耶穌帶給我們的天國的能力，在我的個人生活和為他人的服事裡，開始經歷新的生命

和能力！我非常珍惜你與我之間，這些年來所發展出來的友誼。你對我生命的影響，你在我面前所樹立的榜樣，就是對祂不能抑制的、強烈的渴慕。我愛你！”謝恩·奧康納，田納西

在 20 年前那個值得紀念的晚上，謝恩經歷了聖靈的洗，成為我那些委身于服事的兒子裡的一位。在基督徒歷史上的每個時期，他那種被聖靈大能擊倒的經歷，發生在數以千記的其他人身上。在 1735 年至 1745 年的美洲「大覺醒」時期，在喬納森·愛德華茲的事工裡，這是司空見慣的。還有在 1802 年的「藤嶺復興」時期，有 500 人在同一時間被擊倒。有很多人一整天就那樣躺著。愛德華茲夫人 17 天臥床不起。當有人告訴我：「神不會是那樣做事的！」我的回答是：「祂不敢嗎？！」

在我講道的時候，聖靈常常會在觀眾中指明一些特別的人，要我把他們叫起來，為他們接手服事。發生在謝恩和他太太身上的事就是這樣。我不知怎麼的，就是知道誰會是那第一個接受服事的人。有一次，在話語、聖靈、權能特會上，和 R. T. 肯德爾還有傑克·泰勒一起，當我結束我的講道，聖靈立刻帶我到會眾裡的一位婦人面前，我從未見過這位婦人。當我接手在她身上，她立刻倒下去了。我所不知道的是，那天晚上她處於劇烈的疼痛當中，完全不能移動她的手臂。當我接手在她身上，她倒在地上，立刻痊癒了。

我第一次得到這樣的指令，是在印弟安納波里斯（美國印第安那州首府）就在我正講道的時候，聖靈似乎一直在提到會眾中的一位年輕婦女，「是這一位！這位！現在！向她走過去！」無論我的藉口是什麼，我讓害怕攔阻了我。她離開了，沒有接受服事。神沒有讓我忘記我的抗拒。直到今天，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她在會眾中的臉的樣子。

後來，在納什維爾的貝爾盟教會，神用一種讓人非常驚訝的方式，給了我另一個試驗。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在大廳裡，我正走上樓梯，要上樓去禱告。聖靈叫我停下來。然後指著一個特別的座位，說，「她會在這裡。」那個位置很精確。我知道我聽到了神的話，但是那天晚上，那位婦女沒有出現。第二天的聚會，她也沒有來。每次都是其他人坐在那個特別的位置上。「神跡」不是給他們的。我很失望，也很迷惑，聚會結束了，沒有為這個特別的人進行服事，我回到家。整個經歷都很讓人煩擾不安，我覺得我誤會了神給我的信息。

一年以後，我又回到貝爾盟，在結束我的講道時，我瞄了一眼那個座位，我非常震驚地看到，她就坐在那裡！一個頭髮有點花白的女士坐在那個座位上，我知道那就是她！「神跡」非常清楚是給她的。我簡直是大吃一驚！神不僅告訴我這位女士，她會坐在那裡，而且在她還沒有來的前一年，就告訴了我。我離開講壇，趕快去到她那一排，同時還在繼續講道，我把她叫出來，接手在她身上。她立刻倒在神的大能（祝福）下面。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阿爾和貝吉菲爾丁，兩位很保守的浸信會信徒，他們就坐在會場的對面，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表演，所以就想要離開。幸運的是，他們留下了。晚上結束前，他們兩位都躺在了地毯上。他們的教會生活永久性地改變了。醫治的恩賜在阿爾的身上凸顯出來。不久他就在全納什維爾到處旅行，為病人作醫治禱告，在聖靈的大能裡面服事。就象和謝恩·奧康納一樣，貝吉和我從那時開始就建立了緊密的聯繫。

對那位在貝爾盟教會特別座位上的女士長達一年的等待，是我事工的一個轉捩點。神以如此奇妙的方式，讓我認識到：「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羅馬書 11：33』我更認識到，神的方法總是鮮活的、不可預測、令人驚奇。而宗教要讓一切都在預料之中、都在掌控之下。多數教會的週報上有所有的節目，只差沒有把「打哈欠」印在上面。

神並沒有結束用神跡奇事對我的測試——或對貝爾盟教會的測試。星期天早上 9 點鐘，有這麼多的人倒在聖靈的大能下面，長老們不得不把他們從地板上拉起來，把他們放在條凳上。很多人動不了、或不能移動。當 11：00 點鐘主日崇拜時間到了，人們沒有地方可以坐下。條凳上已經坐滿了人。對許多人來說，這個情形是個警告，然後崇拜才慢慢開始。並不是每個教會的領袖都滿意。在那個時候之前，我是貝爾盟教會經常邀請的講員。但這次是我最後的一次。自從那個周日早晨聖靈奇怪地造訪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被邀請回去。後來我想到傑姆斯·格蘭德甯，一位 17 世紀的清教徒牧師，他讓長老們把那些在聚會中倒下的人，安放在教會院子裡的樹下面。也許我該那樣做。

德里克王子知道神怎樣使用我。他給我發來一份傳真，催促我到他那裡的牧者特會，在土耳其的阿瑪阿提。從 27 個國家來的代表們將會到那裡，其中很多原來是穆斯林，他們需要與聖靈強烈的相遇。那時我正在喬治亞的一個持續了一個月的復興會上。但是我改變了我的計畫，飛到伊斯坦布爾，然後到阿瑪阿提，加入到他們的團隊中。在開始的那天晚上，德里克的介紹之後，很多人走上前來，接受按手的服事和禱告。我在教堂的後面，但突然得到一個「知識的言語」，有一個年輕人（我看不見他）正站在講壇的右邊。我要去按手在他身上。

我從人群中擠過去，立刻就知道誰是神指示我的人。後來，我知道他是從穆斯林轉變成為基督徒的，他在一個非常危險的情形下牧會，非常需要保羅所說的「屬靈恩賜的分賜。」『羅馬書 1：11』。當我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像是被閃電擊中一樣。在我這麼多年的服事裡面，我不記得我看見有誰象這樣被神的大能影響過。過了半過多小時，他還在地板上毫無知覺地顫抖，在天國的榮耀裡受洗。最後，只好由幾位年輕人把他從講壇那裡抬走，放到禮堂的後面去。

因為不知道的關係，他們把他放在了人行道上，穆斯林服務生從廚房到餐廳會經過那裡。這點很重要。那位年輕人還處於沒有知覺的狀態之中，還在象被電擊中一樣劇烈顫抖。很多服務生會停下來，吃驚地看他一會，然後又走開。他們所有的人都被深深地影響了。他們知道他們看到了在基督徒特會裡，一個真實的神的大能的彰顯。有幾位回來，問一些問題，想知道更多關於耶穌的事。有一位得救了。我常常會想知道那位年輕人是不是安全。土耳其有 99% 的穆斯林，他們強烈地反對基督教，而且很暴力。

問題來了：「為什麼‘按手’服事有這樣能力？這到底意味著什麼？」首先要清楚的是，人的手絕對是一點點能力都沒有。沒有這種可能。也沒有「怎樣按手」的簡單的基督徒公式。能力來自「聖靈的殿」——就是人的身體裡面。『林前 3：16』手之所以有價值，只是因為它是殿的延伸。新約有 27 個地方講到「按手」，只有 4 個地方是特指由牧師和長老來按手。不幸的是，現代教會把按手服事只限于這種情況。當早期的浸信會信徒來到美國，他們會對每一個受洗的信徒進行「按手」的服事。不幸的是這個傳統沒有被保持。現在的浸信會信徒只是在授予聖職的時

候，才看到這樣的服事。當我在 1949 年被按立成為牧師時，這個按手雖然只是一個漂亮的形式，但還是有這個形式。在長老會，已經沒有人相信屬靈恩賜的分賜這回事了。【提後 1: 6】

我很感激我當初的聖職授任。那些都是一些神的僕人。我非常愛他們。但是，那個可以讓地獄都被震動的「按手」服事，卻是來自一位在亞特蘭大聯邦監獄裡的被聖靈充滿的犯人。當他按手在我身上時，將那個恩賜分賜給了我。1977 年，在探訪室，周圍都站滿了看守，這位犯人把手實實在在地按在我的頭上，大聲說出亞拿尼亞對大數人掃羅說的一段話：「查理斯弟兄，」他說，「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使徒行傳 9:17】當我回到家中，神的能力在我裡面炸開了。我被聖靈充滿。將近 40 年之後，無論我走到哪裡，這個分賜的恩賜仍然在改變很多的人。「這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

大衛·凱林告訴我他在 2002 年 1 月的牧者特會上，是怎樣地與聖靈相遇。那是在多倫多機場團契特會。傑克·泰勒、R. T. 肯德爾，和我一起作講員。從 63 個國家來的幾千位牧者出席了那次的特會。大衛在那次特會上服事，他是攝影師，代號#2。在會眾當中坐在固定的地方。他的操作平臺離地面大約兩英尺高。他寫到：

我在 1999 年的年年中，來到多倫多機場教會，我經歷了很多基督徒都會經歷的事，但沒有哪一件象那天查理斯對我生命的影響那樣大，他用一種什麼東西，混亂卻是非常美好，那個東西可以說把我整個人都改變了（吹走了）。當時我正全神貫注地操作我的攝像機，沒有聽多少他的講道。但我記得一丁點，好象他在說他去看一個囚犯一然後，突然之間，神就像閃電一樣擊中了我。感覺就像有人用趕牛棒戳了一下我的腹部，我就整個人從我的操作臺上向後倒下去。我的意思是，我看見我的兩腿和腳在空中、在我的上方，然後我就跌倒在地板上。我躺在那裡一會兒，然後我大聲地問，「發生了什麼事？」我完全震驚了。

「無論查理斯走到哪裡——他總是走來走去——人們就被神的能力擊倒。每次當我可以拍攝的時候，我就看見工作人員和其他人被聖靈擊倒。我抓起一個水瓶，把水弄在眼睛和額頭上... 然後我從我的位置上又倒了下去。這次是搖搖晃晃地向後倒下去的。我試圖抓住我後面的一根柱子... 這個時候總監以為我沒用了，正當我摘下耳機時，我聽到他說，「五號，去幫助大衛。」... 當五號走近我，碰到我的胳膊，然後我們兩個都倒了下去。服事團隊成員試圖抓住他，但我又倒了下去。全都亂了套，另一波天堂榮耀的浪潮擊中了觀眾席... 這時候我們的攝影師也倒了下去，五號也沒用了。總監懇請我們即便是整個天堂都掉下來，也要保持清醒... 我聽不明白。我那時作了一個總結，就是「神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而那天我就是那個愚拙的。但是，正是因為成為愚拙，我愛祂，願意把所有的榮耀都歸給祂！」-大衛·凱林，多倫多機場基督徒團契特會。（現在稱為「靈火採集」特會）

有人會說，「我按手了，但什麼也沒有發生。我該做什麼？」繼續操練！你跟我都無需為結果負責。你所要做的，只是順服。到某個時候，聖靈會公開地、滿有權能地運行。我們的責任就是相信耶穌所說的，「信的人必有神跡隨著他們...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順服祂！不要理會那些批評論斷！阿門，阿門！

Charles Carrin

